

北大史学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

《大荒经》源于商代大社壁画考 / 张国安

《四本论》形成时间新考 / 唐星

辽太宗与石氏父子：辽晋关系新说 / 林鹄

金世宗名字考略 / 刘浦江

元代八思巴帝师祭祀研究 / 马晓林

「相人术」与明代前期政治 / 胡丹

中国官府与西方教会：「嘉年福安教案再研究」 / 郭卫东

从「民情」到「恨官」：18—19世纪山东绅民抗粮动因的转变 / 崔岷

1912年邓之诚去职与北大史学系人事革新 / 李雷波

北京大学与韩国独立运动 / 王元周

古代日本的讲学及其来源：「汉字文化」的引进与改造 / 井上亘

兰斯大主教圣雷米书信四通译释 / 李隆国

天正少年使团的欧洲之行 / 张雄

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议会合并事件初探 / 于艳茹

自然与文明的畅想：超验主义、波士顿与城市时代的园艺 / 侯深

爱国者、效忠派与南卡罗来纳革命前夕的政治治理术：以自由黑人托马斯·杰瑞米耶审判为例 / 魏涛

「人人生而平等」应如何解 / 何顺果

评《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 / 王化雨

大义丘山重信史：王天有教授学术贡献概述 / 王门生



本辑得到日本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资助，特此致谢！



CLIO AT 18 BEIDA

北 京 大 学 历 史 学 系 编

(History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执行主编：张帆 包茂红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史学. 18/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301-23668-0

I. ①北… II. ①北… III. ①史学-世界-文集②史评-世界-文集
IV. ①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5935 号

书 名: 北大史学〈18〉

著作责任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编

责任编辑: 张 晗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3668-0/K · 100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s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15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1300 毫米 16 开本 25.75 印张 383 千字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北大史学》编委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克垚 王小甫 王 希 王奇生 邓小南

牛大勇 叶文心(Wen-hsin Ye) 刘浦江

李剑鸣 李孝聪 何顺果 辛德勇

罗志田 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

杨天石 茅海建 荣新江 胡宝国 郭润涛

高 毅 阎步克 钱乘旦 桥本秀美 彭小瑜

董正华

执行主编

张 帆 包茂红

目 录

专题论文

- 《大荒经》源于商代大社壁画考 张国安(1)
- 《四本论》形成时间新考 唐 星(28)
- 辽太宗与石氏父子:辽晋关系新说 林 鹄(51)
- 金世宗名字考略 刘浦江(73)
- 元代八思巴帝师祭祀研究 马晓林(81)
- “相人术”与明代前期政治 胡 丹(104)
- 中国官府与西方教会:1746年福安教案再研究 郭卫东(125)
- 从“民情”到“恨官”:18—19世纪山东绅民抗粮动因的转变
..... 崔 岷(151)
- 1931年邓之诚去职与北大史学系人事革新 李雷波(171)
- 北京大学与韩国独立运动 王元周(192)
- 古代日本的讲学及其来源:“汉字文化”的引进与改造 井上亘(212)
- 兰斯大主教圣雷米书信四通译释 李隆国(247)
- 天正少年使团的欧洲之行 张 雄(270)
- 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议会合并事件初探 于艳茹(303)

自然与文明的畅想:超验主义、波士顿与城市时代的园艺

..... 侯 深(325)

爱国者、效忠派与南卡罗来纳革命前夕的政治治理术:

以自由黑人托马斯·杰瑞米耶审判为例 魏 涛(345)

读史札记

“人人生而平等”应如何解 何顺果(369)

书 评

评《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 王化雨(375)

学者追忆

大义丘山重信史:王天有教授学术贡献概述 王门生(384)

Abstracts (393)

稿 约 (404)

《大荒经》源于商代大社壁画考

张国安

【内容提要】 本文从多角度反思《大荒经》从图文到书籍的转变过程,认为其内容看似荒诞,实为对于一种立体结构的描述。其中的海是指象征性的圜水,海内、海外和四海均据此而来。作者推测《大荒经》所描绘的立体结构为复式几何形、门在北,是象征天圆地方的原始宇宙观的建筑,经文是对该建筑结构和壁画内容的系统描述。作者进而通过对宗庙建筑史的考察,并根据历史通则比其他文明体系,得出结论认为该建筑实为性质类似西方万神殿的百神庙——商代大社。本文首次对素来被视为荒诞无稽的《大荒经》做出了相当完满的解释。

《大荒经》^①一向被学术界视为文字浅显易识、内容荒诞难解的上古经典,对它也始终没有产生过让人信服的整体解释。要因在于人们表面

① 本文未注者皆以《古逸丛书》影印南宋《山海经传》池阳郡斋刻本为准。为节省篇幅,在以下行文中以《荒》指代《大荒经》,以《东》指代《大荒东经》篇,以《南》指代《大荒南经》篇,以《西》指代《大荒西经》篇,以《北》指代《大荒北经》篇,以《内》指代大荒《海内经》,在引文中均仍其旧。

上看到的是文字,而其内在的语言和逻辑却由图像构成。^①事情到此仅是开始,能否找出经文蕴涵的初始结构才是破解这部荒诞典籍的关键。学者以往大多只注重神话和地理角度的研究而忽略其他视域的思考,故始终难窥堂奥。笔者尝试从更宽阔的视域着眼,去追索其由“图文”到“书籍”的特殊过程,而后展开综合研究,结果发现《大荒经》源于一个常人甚难想象的初始结构——殷商象征天地宇宙的大社及其壁画,经文是对该结构和内容的系统描述。

一 由平面思维到立体建筑

唐《历代名画记》卷三“述古之秘画珍图”条有“大荒经图二十六”语,此图虽已佚失,但因《荒》源自该图,故可研究、推敲文本,反复思索二者间各种可能。笔者曾论及荒图分割说及立体思维的线索。^②该说虽怪异,但也不能排除其可能性。

本文不预设观点与视角,仍从传统观点起论。经文肯定含有地理地图的因素,内中大量的东南西北、海内海外等术语让人很难不往这些方向思考,粗略研究也确像幅地图,但常规地图的基本概念是比例,一树一人与一海一河同图显然无法以比例衡量。经再三斟酌,其中众多的山河树木、神帝人鬼等庞杂内容也说明它不太可能是寻常的平面图。为直观和说明便捷,照笔者所主张的分割说的一般做法是将此类平面图划分,可像表格似以 5×5 或 4×5 式分割,另用一幅或六幅做文字说明,即得数字二十六。但这种做法并未解释文中与地图地理观大为滞碍的现象,如不少海内与海外间地名的重复、有的海外之地实在海内而有的海内之地却在海外荒远处。这些疑问有力地说明四荒与内篇的差别不是简单地理意义的内外远近甚或不是地理的问题,故应另外探求其奥。

① 张国安:《〈大荒经〉荒诞难解新释》,《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5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

② 同上书,第31页。

(一)《大荒经》有三套性质不同的四隅

下面先从经文涉及的结构词汇入手,逐步阐述旧说漏洞及其不成立的理由。从宏观开始把大结构解析清楚,尔后解剖中观与微观。一个平面图(含地图)一般来说有四正四维,地理上称为八方,四正即东西南北四方,四维即四隅、四角,而《荒》含《东》、《南》、《西》、《北》、《内》五篇,即有东、南、西、北和海内,《内》通常被认为是中,这个点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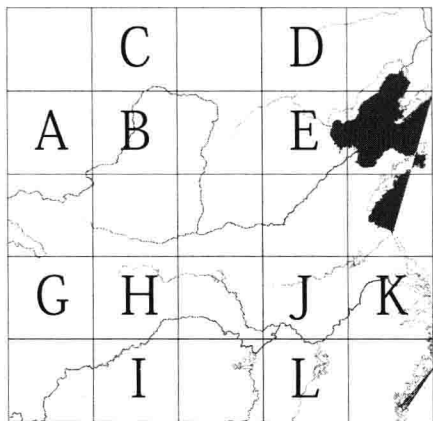


图 1

预设大小方圆,构成一点四方式结构;我们可迅速找到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个角隅。四荒篇中有四方神及其风神和东南西北四极,《东》有“东极”,“东方折”,“来风曰俊”,“北方鹡”,“来之风曰狹”,“东北隅”^①;《南》有“南方因”,“乎夸风曰乎民”,“南极”;《西》有“石夷”,“来风韦”,“西北隅”,“西极”;《北》有“北极”;其中的四极均在大荒之中。上述词汇提醒人们这极可能是个规则的几何形,至此可说明的还是一个正常的平面图。该结构异常之处是西风神不在正西而在西北,北方及其风神不在正北而在东北。

在《西》中出现一条让人既意外又困惑的“西南大荒之中隅”,“中”字既十分刺眼又非常关键。宋池阳郡斋刻本、明成化国子监刻本等皆有中字,而《道藏》本无中字。从版本学讲当取带中字者,毕沅等名家却信从《道藏》本,大概发现平面上有中隅的疑窦。此概念确非寻常平面图所应有,这使人强烈质疑平面图的传统思维是否合理,并引发对立体可能性的持续思考和探索。如果是平面分割的话,角隅是个较小的部分,一般都

① “北”字本作“极”,袁珂疑为“北”字之误,可从。见氏著《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第412页。

将四个角落那四幅称为隅,不太可能有中隅的概念。上图有可能与隅概念相关的标识块,依正常人思维都不太可能称为中隅。通常只有立体结构才可能有此概念,如一个建筑的四个墙角,西墙南墙结合部即称为西南隅,墙角中间可称为“中隅”。此“中隅”是《荒》中最明显、最直接表现立体结构的坚实证据。科学研究强调孤证不立,需要逐角隅考察,看看是否能找到更多证据。

先看东北方向:前已提到东北隅,而《东》另有“东北海外……大荒东北隅中”语值得关注,这里多出个限定语“大荒”。在《北》中还出现“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语,此当在大荒东北隅处或较近角隅处。文中存在着东北隅和大荒东北隅,加上东北海,它们有何差异?《北》的东北海与《东》的东北海是何关系?一般讲应是同一个,没有理由认为此结构中会有两个,应判定是同在一海的不同位置,或许一个东偏北,另一个北偏东。而《东》与《北》分载涿鹿之战的不同细节证明该推测有道理,它们相互呼应,描述的画面也恰恰反映同一故事中的几个相关情节;在图画上一定是图像的分幅描绘。如果本是文字体裁,就没任何必要将一个完整故事分开描述。

次看东南方向:《东》有“大荒东南隅”,而《南》有“东南海之外……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这既在东南海外,则应属之东南隅,等于又有不同性质的东南隅,而这在《东》里出现过,只是具体方向不明。何处有如此之渊?如是真实的地理叙述,则置于《东》或《南》均无不可,如此重复在叙述真实地理时既无可能,编书时也无此必要。这景象只能是图画上的描绘,必适在东南交界处。正常情况下,应在东南隅那幅,此事依正常平面思维自然会觉得诡异。讨论东北隅时的怪像在此复又出现。

再看西南方向:上有西南大荒之中隅,而《西》载:“西海之南(应即西南)……(夏耕)乃降于巫山……有人焉三面……西南海之外……有大巫山、有金之山。”而《南》称:“南海之外,赤水之西(赤水在西,故此亦在西南)……有巫山者……有人三身。”两篇中的三面三身、巫山大巫山大同小异,都在西南方向,笔者已另文分析这是西南隅山和事的异常重复。是则西南如前面一样有三套性质不同——既有西南隅,又有西南大荒之中隅,再加西南海的角隅。

再次看西北方向:《西》有“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此即大荒西北隅

概念；另“有禹攻共工国山”，《北》述该事在“东北海之外”条下，具体位置不明，郭注禹攻事在《北》的昆仑之北，“大荒之中……共工之臣名曰相繇……禹湮洪水，杀相繇……在昆仑之北”。此事一详一略又互为补充，应为又一角隅相连事。《西》有“西北海之外……（韦）处西北隅”。又可发现西北隅、大荒西北隅和西北海三种性质之隅。

众所周知，平面图正常的分割和分述，一般是前述方形直角式划分，这时描绘角落内容就应在一幅中而不应重复，依图述文自然不应分述于两经。换言之，平面正常划分时角落不太可能重复，即便有重复也不应在角落那些幅。当然，或许会有人非要抬杠说就要像图2那样将图划分成二十四份，再用两幅文字说明，有何不可？笔者并不完全排除此种可能，但考虑《大荒经图》的存在，必须承认这可能性太小。但不管哪种情况，平面分割可称为隅的区域通常是个较小的部分，且平面角落以斜线划分是不合理的，可能性实在微乎其微。平面图确有图2的可能，但它需与其他条件吻合才行。上述现象单纯从平面解释均难通畅，若将一般认可的平面图之可能排除，再联系西南大荒之中隅引发的立体思路，在东北、东南、西南和西北四隅都能找到异常现象，通常平面分割时必然置于角隅一幅的内容，如故事、山水竟有不少都分述于不同的两经角隅。而恰恰在通常较小的局部被放入繁多的内容更是不合情理。抛却分割说的前提，一个平面一般有四个角，而令人吃惊的是在东与北，东与南，西与南，西与北交接处居然都可找到性质不同的角隅——正常的东北隅、东南隅、西南隅和西北隅和异常的大荒东北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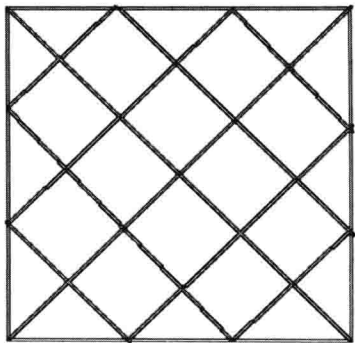


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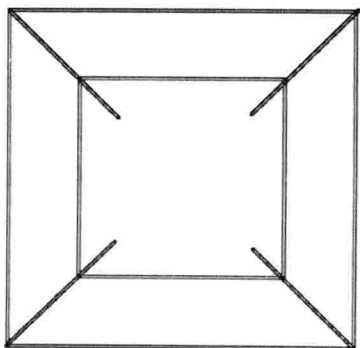


图3

中、大荒东南隅、西南大荒之中隅和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比寻常平面图多一组角隅,每个角隅都是如此,则走向立体的结论就成为必然。再加东北海、西北海、东南海和西南海构成三套四维,它们之间什么关系?而正常地理的平面图有三组四隅是不可能的,对于常识无法解释的现象不应都用巧合或简册散乱之类借口来敷衍,这迫使我们寻找更合理的解释。

事情不止于此。在东北,《东》:“禺京处北海,禺虢处东海,是惟海神。”郭璞注“言分治一海而为神也”。另《北》载:“北海之渚中,有神……名曰禺强。”东、北两海神同载于《东》,郭注表明是看图写出,而《北》里重述,这是一神分述于两经,盖画面在东北隅连接处。在东南,《东》:“东海之外……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渊。”《南》:“南海之外……又有成山,甘水穷焉。”郭注:“甘水出甘山,极此中也。”甘水源于《东》的东海外甘山,未入东海,也未流到平原,终端不是河湖,却是《南》之南海外的成山。自然地理中当然没有此类事,这可在图画上实现且应是一种立体关系,不是说它不能平放,而是即使平放,人脑里反映出来的也还是在立体中的位置感。换言之,只有在立体中才具有相应的真实意义。

经里还有不少只在立体环境中才有的上下概念,最典型的是水穷于某山,海水注焉,河水海水入山。水往低处流是尽人皆知的常识,这些骇人听闻、颇为费解的事项不可能是正常、真实的地理景状。这只能有两种解释:完全的荒诞无稽,可为认真的科学研究者弃之不论;另外则是见于神话幻想和图画连接,其产生当然不会是空穴来风,必有其自然的或人文的背景。揆诸海洋科学,必为受尚未引起关注的海侵之反映、影响,形成神话后进而见诸画面。这是经中一项十分珍贵的史料,堪称人类史上已知最早的海侵资料。从中国古人类成长历程看,它是15000年至6000年前我国东部大海侵对东夷产生的影响。^①

再就上述事项在图画上的连接来探讨《大荒经图》。《释名》卷六

① 赵希涛认为:进入全新世后,“随着气候急剧变暖,末次冰期全球冰川迅速消退,从而发生了全球性的冰后期或全新世大海侵。这次海侵实际上从末次冰期最盛期即15000aBP开始,直至中全新世前期,即冰后期气候最宜时期或高温期8500~5000aBP间达到其最大范围。这次海侵极其迅速,但其间仍有两次停顿”。见《中国海面变化》,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152页。

“画，挂也。以五色挂物上也”，点明绘画的立体本质及描述的形式与意义。这些图像如何画？初步判断，大荒应在下部，“入”和“注”应画成水倾泻或流到山体上，其水应在山上方或斜上方，否则应说水出于某山；“入”和“注”在图画中必然反映上下关系，否则与下述之“穷”无异。相对“入”和“注”，“穷”大概是联通之意，这应反映水与山相对平行的位置关系，所述之水肯定高于“穷焉”的山，之所以谓穷，疑画面最后一段水和“穷焉”的山脚连在一起，如“有汜天之山，赤水穷焉”，郭注“流极于此山也”，又有“成山，甘水穷焉”，郭注“甘水，出甘山，极此中也”。郭注表明其所见之图即为此种关系。图画中此种上下关系如成立，则必然是立体关系。

通过对经文的结构性词汇进行分析，再联系图画图像及其分割等现象，可以排除平面图包括地图的可能，海水入山等异常现象也排除自然地理的可能，而诸多情节性故事的叙述又排除了立体沙盘的可能。

笔者认为上述重复或相接必然意味有一个圆形且四隅相连的立体结构，只有如此，《荒》才能得到清晰无误地理解。建筑及其壁画的思路已开始向我们招手。或许有人立刻会对此提出异议：这不可能！如何解释大量海、海内及海外的术语？这确实是个大问题！几千年的误解与纷争，困惑与茫然，始终没有解决的关键正在于此。

（二）海外与海内、圆水与四海

当把四荒篇中引人关注的所谓海外按顺时针顺序排列为东北海、东海、东南海、南海、西南海、西海、西北海后，就会发现既没有北海也没有北海之外，是经文散佚以致缺失还是根本没有？《内》篇则有东海、南海、西海和北海之内，皆为规整的东南西北海之内，而没有一个角隅性质的西南、东南、东北及西北的海之内。这显然不能视为偶然，它隐含说明东南西北四海之内构成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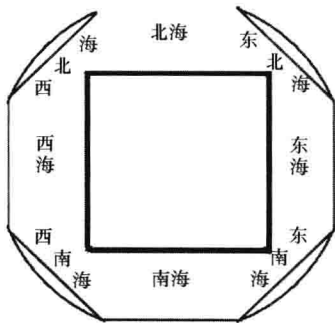


图 4

规整方形,并证实北海的确存在。其排出的形状蕴含了一个“海”圈,而该圈外缘从经文无法判断是规整圆状还是多条直线构成的多边形。可归纳为内有一方,方外为海环绕,海外构成一个北边有缺口的形状,只是不能确定是圆弧状的还是如图4缺一边的八边形。圆形海圈为我国自然地理近万年未有之状,尤其是西南海、西海、西北海的存在更与实际地理大相径庭,令人困惑。

对于前文提及立体结构的思路,海圈的存在岂不与之矛盾?答曰:并不矛盾!

与海相关的还有东南西北四海海神的分布,前引《东》与《北》有东海、北海海神在渚上。《南》:“南海渚中有神”,《西》:“西海渚中有神”,渚、渚照字面解释是岛。前述北面发生异常现象,北海神不仅在《北》里而且也在《东》里出现,这启发我们去思考其特别之处。一而再、再而三在北面出现异常,很难用巧合解释。引人关注的是所有海中只有东南西北海各有一岛,其结构可补充成一个四方有海、海中有岛、岛上有神的几何状。该几何形显然更不是自然景状。

至此需对海的字义进行分析,古代训诂字书解释虽多,但万变不离其宗,可简单概括为“与水相关说”和“引申说”以及“华夷内外等级说”,其依据大都由《说文解字·水部》“海,天池也,以纳百川者”和《尔雅·释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衍申,清代《说文》巨擘段玉裁、桂馥所注均不外此。^①海是语言学所谓的基本词汇,其本义与水相关可谓绝无疑义,大义由此引申也算有依据,而引申为描述华夏蛮夷则相对较晚。

与海字最直接、最密切的问题是对四海如何理解。四海本义显而易见是指四面环海而不是指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不在华夏统治范围内的族群,《礼记·祭义》记的就是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天地四海(指东海、西海、南海和北海)模式。《尔雅》“四海”说显然是意识到在已知的自然

^① 段玉裁引两书后谓:“此引申之义也。凡地大物博者,皆得谓之海。”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45页。桂馥旁征博引,结论也是如此。见《说文解字义证》,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第955页。

地理中找不到四方是海的大陆,又不愿以矛盾的有实有虚来解说、糊弄,只得以文化观念中的蛮夷戎狄曲为之解,将其与四方蛮狄戎夷划等号,产生华夏蛮夷居有内外等差、智有高下贤愚的系统,借以说明中国的政治模式。此说是春秋战国人对该词解释相对自圆其说的一种。无奈的是,此说经常受到挑战,尤其是不被大多数普通民众承认。从古到今,研究者在“有水”与“无水”之间摇摆。

就《荒》而言,《尔雅》族群文化角度的“四海”说未见痕迹,其中八个海的海义与水相关也毫无疑问,东南西北四海还各有海神在渚或陬上,其字面意义只能是海洋、海水之海,并符合环绕陆地的四海本义,形成一个怪状“海”圈,没有别解的余地,不可能用华夷之类观念解释。而这又与自然地理严重背离,如果实指则根本无法解释。不管怎么说,同一部书中的同一个字无任何迹象和证据可以两解或多解,我们不能再执着、沉迷于地理考证和传统文字训诂的方法之中,只有多角度反复思考各种可能,再加以反复验证,才能找到历史的真相。

当我们把视野扩展到现代语言学、宗教学领域时,可得到意外的发现。大家知道,语言里有大量的比喻和象征,古今民间也都有将水、水坑等称为海的象征性用法。宗教语言更是充满象征之例。宗教是建立在比喻和象征的基础上,离开了比喻和象征,宗教语言与信仰事实上就不可能存在。太过苛刻地拘泥于文字的做法,用粗浅的文字本义、用纯粹自然的形式去解读充满象征和比喻的宗教典籍必然会将我们导向谬误。那么,我们研究《荒》时,自然要考虑每个字、每个表达是否蕴含象征或比喻。

就人与几何形的关系来说,贡布里希说:“一般来说,人类为自己创造的世界是一个由简单几何形状构成的世界。”“几何成分在自然界中是很少见的,确实少得几乎没有机会在人类的脑子中留下其印象。……正因为几何形状在自然界中是很少见的,所以人类的脑子就选择了那些有规律性的表现形式。”^①建筑与几何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伊利亚德指

① 贡布里希:《秩序感:装饰艺术的心理学研究》,范景中等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第6、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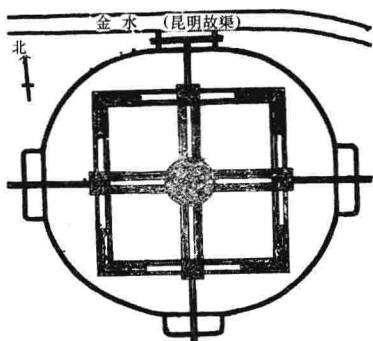


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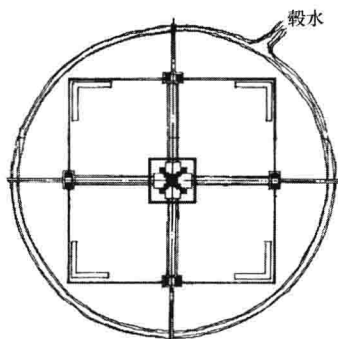


图 6

出：“居所的宇宙论象征在许多原始社会中都有记载。”^①宗教建筑尤其如此。

而从考证的立体可能及各种几何状规则分布看，要想求得合理解释，我们确实应设想其他可能，以促进对该书中“海”字意义的重新认识。这迫使我们走向将其理解为象征性符号的思路，考虑它可能有的象征意义及指代的具体结构。仔细审视图4，由其形状使我们联想起从古至今绝大多数人信奉的天圆地方说，古代确有不少描述这一观点的文献，如《周髀算经》：“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淮南子·天文训》：“天道曰圆，地道曰方。”考古也发现远古不少方圆结合的例子，像玉琮自身即方圆结合，牛河梁红山文化圆形祭坛与方

形冢一般也被研究者与象征天圆地方的背景相联系。

在最可能反映天圆地方原始宇宙观的古代建筑中，明堂和辟雍以圜水象征性表达天圆地方的概念是突出之例，历代文献和考古材料提供了充分佐证。一般认为，“明堂之制，周旋以水，水行左旋以象天”。^②“周旋以水”就是建筑中一圈圜水，象征天圆，图5是据杨鸿勋复原西安西汉明堂辟雍平面图所做的简图，图6是据王世仁复原东汉明堂平面图所做的

① 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晏可佳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40页。

② 《太平御览》卷五三三《礼仪部十二·明堂》引《明堂阴阳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418页。

简图。^① 建筑中的圜水象征海，四海说由此而来。这就是远古以来统治阶层口中一直以四海指代天下的原因。就上层而言，明堂里的四海是一种实在的象征，对普通民众而言，一直认为就是生活在大海围绕的土地上。我们相信此类圜水并非首创，而应有所沿袭和继承。由此推论《荒》的海具有高度的象征，海的虚化自然意味着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地理的可能，海内四方象征大地也就有很大可能性。本来以为的地理性词汇某“海之外（海外）”或某“海之内（海内）”竟悄悄地变成了结构性词汇。

现在的问题是圜水的形状，从上述文献和考古材料看几乎都是圆形的。《荒》提到和涉及的大多数海字意义的字与圆形圜水并不违忤。但也不是所有海内、海上、海中之用语^②都能在圆形圜水说中得到完满解释，故圜水形状另有可能不像两汉等明堂那样是规整的圆形，而大致像图7清代辟雍的平面图样，即水漫灌与方相连，^③如此则通畅无碍。这似乎缺乏历史证据，但这种推测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也使其能与上述材料吻合而得到最优解释。这便于安排雕塑——不管是出自宗教目的还是神秘主义的，抑或仅具装饰意义的。对本节所述几何状结构研究后，考虑其相互联系，令人推测海神其实就是圜水中的雕塑。

上述论证若没有太大漏洞和缺环的话，一向扑朔迷离的四海真义就呼之欲出了，经文所谓的海实际上指原建筑的圜水，内中八海皆源于此，其海内与海外之义自然迎刃而解，某“海之外”并非实际的海外，而是对建筑布局中方位的标示，海之内也是如此，它们大多数是标记相对于圜水的位置。值得重新提起的是笔者在《〈大荒经〉荒诞难解新释》一文中曾论证重复都是在不同的海外与海内间发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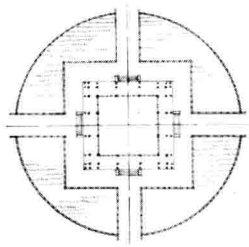


图 7

① 杨鸿勋：《宫殿考古通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第280页；王世仁：《中国古建探微》，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4页。

② 个别材料与此不合，如《南》“张弘在海上捕鱼，海中有张弘之国”等。有的海义尚不能确定，可能是描述水内水上，应是后人描绘《大荒经图》产生，非图原文，此时人或许已不察海之本意。

③ 王世仁：《中国古建探微》，第80页。